

夜色三则

■林 森

睡在屋顶的少年

浪漫往往是被技术杀死的。比如说，到处都是空调之后，那些夏夜不那么难熬了，人造的凉意哄着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避免在大汗淋漓中翻来覆去，可空调普及之前的一些浪漫，却再也没有了。至少当年我们躺在平顶房的楼顶，看着夜空发呆，等待暑气渐消凉风四起的夜晚，再也没有了。身处海南岛，夏日太漫长了，尤其想起少年的岁月，一年之中好像只有夏天一个季节。十几岁的少年，在镇上读书，浑身血气汹涌，在夏日里燃烧得双眼通红。那时的我们，在屋子里基本上是没法睡的，得抱着被子，走出房门，爬到楼顶，露天睡在夜空下。有时暴晒了一天，楼顶热气未消，还得拎着一桶水上去洒，给楼顶降温。若是没风，楼顶也是热的，但少了房间内的闷；但更多时候，凉风还是从各个角落汇聚。我们躺在席子上发呆，希望星群里忽然有UFO出现，把我们带往另一个星际。有时也把电线拉到楼顶，点起台灯，灯光好像被夜色吸走，并没房间内那么亮，我们就在这昏暗的灯光里温习功课；或者沉入一本武侠小说，在另一个时空里快马加鞭，赶赴一场江湖大会。

屋顶睡习惯了，再回到屋内，怎么翻都没法睡，这就让雨夜特别难受。我们只有等雨停了，在楼顶铺几块木板，睡在木板之上。渐渐入秋，海南的天仍然是热的，但露水开始浓重，往往睡一晚，早上被太阳催醒之时，被子全湿了。这样的露水或浓雾若打在上头，容易

生病，我们便撑开一把伞，勉强遮住头部，第二天醒来，伞面湿了、被子湿了，也不收被子枕头草席，先让它们在楼顶晒干。有时夜风大，起来发现伞已经被吹到楼顶的角落，甚至被刮到楼下，不见踪影。有一年冬季，有个什么星座的流星雨半夜抵达，一群人抱着被子在楼顶等，冷得发抖，可看到星光闪耀——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亮——一群人都开始欢呼。我这个心事多的人，有时会等楼顶上一群人入睡后，悄悄起身，走到角落，呆呆地望着无边夜色，内心空荡，啥都没想，或许当时想了很多，只是当下全忘了。

而现在，家家安装了空调，很少再有少年，愿意把夜色当作被单，盖在自己的身上。

在黑暗里瞪大眼睛

睡眠成了当代人最大的问题，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。人人手拿一个无所不能的智能手机，驱赶着向我们扑来的睡意。有些人的失眠是客观的，他很想很想入睡，却没法让内心平静眼睛闭合，在一些人鼾声如雷的时候，他们在寂静里，浑身的所有感官全被调动，敏锐地察觉着一切，在此时，所有的声响、气味都让他们忽然惊悚，呆坐而起。他们的视力也前所未有的清晰，可以看到黑暗里的万物，逼迫到眼前，愈加清晰。这种敏锐让他们无比痛苦，他们最希望的，是身上真的有一个“睡穴”，一点，犹如精准的开关，让自己卸下一切，沉沉入梦。有些人的“失眠”，则是主动

的，他们早被困倦袭击，眼圈在一层一层加黑，可掌心的那个手机、那个现代化的“风月宝鉴”，有着无穷的诱感力，把他们纳入其中，他们宁愿跟睡意交战，也不愿丢下手机。

注意力全都在一块几寸的屏幕上，拇指在永不停歇的滑动——这竟然是当代人每天重复率最高的一个姿势。看电影、看直播、逛网店、看电子书、逛朋友圈……人的所有事情，都在这一个姿势内完成。眼睛是第一个被伤害的，即使有多少“智慧调光”等新技术的加持，手机屏幕仍在一点点侵蚀着当代人那越来越可怜的视力。等到真的耗光了手机电量，不睡不行了，人却又睡不着了。人类都在喊着“科技让生活更美好”等等口号，现在倒变成了，人类手握科技产品在自虐。

除了智能手机，现在又有各种智能手环，24小时无死角监控我们的心跳和睡眠，可睡眠仍旧没法改善，反让人变得越来越焦虑。现在有一种更新的手环，当检测到我们进入深度睡眠之后，自动散发出某种波，让人类的睡眠变得更加深、更不容易醒来。可关键是，怎么才

主题词写作—— 子夜

月之光照

■董夏青青

上这阵子落下的功课。

那是黄金般珍贵的日子。一天晚上，我带着饱餐后的满足翻开课本，将那些字词看了又看，之后昏沉起来。半梦半醒，看见一个女孩走到近前，连衣裙的鹅黄色珠片鱼鳞片闪烁。她探过脸来，我感到那狭长的睫毛晃动时带起的微风。一年多来，我几乎每天在班里见她，像其他孩子一样“躲”着这位班主任的女儿。却第一次在睁不开眼睛时看见了她。

我母亲对老师一家感恩在心。父亲坚信，那善意是有待识破的圈套。

高考后，我填报军校志愿。她随我报了一所临近的大学。四年间，我父母将家搬去库尔勒，代一位内地老板看护他的度假房，做一些卖力气的招待工作。她父母则搬到乌鲁木齐，等她回乌市工作。毕业前，我确知要被分到南疆时和她提过一次分手。她仍和小时一样，看起来听不见一切不想听的话。

她比我预想中要坚持得久。

直到我工作第二年临近新年的时候，她的手机才忽然打不通了。我给她母亲，也就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打电话，也无人接听。这种女友突然消失的事在连队见怪不怪。用战友们的话说，人家要走，还欠你一个招呼吗？我也索性关了手机。一天中午，连队文书跑进班里叫我快去值班室接电话。电话是小学同学打来的，说她和母亲出了车祸。

连长派连队的马信骑马送我下山。

我将胳膊紧紧箍住马的脖颈，在狂风中匍下身体。暴雪崩落，天光明灭不定。走到一处下山口时，路已被填平了。马信的脸在防寒面罩后面抽动，稍后他的声音传过来。没路了排长。我侧了个身从马背上溜下去，爬起来解下背囊。你把我推下去。我跪下趴进雪里，朝马信指了指腰。马信先试着推我推不动，只好在背囊上给了一脚。我滚了十来米停下来，爬起来看，山坡上的马信和两匹枣红马只剩薄薄的灰影。我循着兵团连队的灯光朝前走。严寒加剧，感觉全身的皮也变得又硬又厚。弥漫一切的大雪盖住了所有动静。只有脚底下嘎吱嘎吱的雪在叫。我在一个积满淤泥的坑底迈着想。

半个月后，我在分区的招待所住着。等待送



可以让人进入深睡眠呢？一直在说科技在发展，可最基本的“睡眠”，仍让当代人痛苦不堪。多少人在黑暗里瞪大眼睛，浑身血气汹涌，他们多想回到一个安逸的夜晚，屋外雨声不停，他们在夜雨之中，抛弃所有的人间琐碎，一头扎进无边无际的宽阔梦乡。

短长夜

夜的时间是固定的，可夜晚的长

深夜和我一样

光脚在粘地板上走

绷紧脊椎打开防盗门

他们早已睡着

大街上的空气

短暂和危险

是自由的味道

穿过浅绿色树叶的路灯

五月精准的颜色

延迟到八月还不退散

比江边的鱼腥味更浓

门口小卖部的老板

光着上身打量偶尔经过的人

我小心地走路

假装有目的地在去什么地方路上

怕他发现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

这个时候

夏天的半夜，溜出家

■朱夏妮

